

《西游证道大奇书》及其相关问题

赵红娟

吴圣昔先生曾认定浙江图书馆所藏《西游证道大奇书》(简称《大奇书》),就是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卷五《灵怪第二》中著录的“蔡金注西游记”^①。由于吴先生意在论证上述观点,所以在介绍该书时,不够全面。如该书的蔡元放序、长篇《读法》等,吴先生都未能披露或介绍,这就引起《西游记》研究者想一睹其真容的期望^②。另外,吴先生可能较匆忙,对该书的不少介绍有误,有些结论也值得商榷。

该书扉页一如吴先生所介绍,左边分两行大字题“绣像西游证/道书”,其中“道书”一行下面有“文盛堂藏板”五个小字;右上角小字题“西陵憺漪子笺注”、“秣陵蔡元放重订”,分两行并列;扉页上端横书“圣叹外书”四大字。扉页后是序文,题“增评证道奇书序”,并无吴先生所谓的“接题”。序文后是《读法》,第一行先题书名“西游证道奇书”,接下来低一格分两行并题“西陵憺漪道人汪象旭原评”、“金陵野云主人蔡宙慈评”,第四行才是“读法”两字,与前两行齐平。《读法》后依次是绣像、目录页。目录页一如吴先生所云,第一行上题“西游证道大奇书目录”,第二、第三行上并题“圣叹外书”、“苍子别集”,下并题“西陵汪憺漪子评”、“云林市隐散人较”。目录后是正文,首页第一行上题“西游证道大奇书卷之一”,第二行低一格上题“圣叹外书”,下题“西陵憺漪子评”。吴先生说,“曾三见‘圣叹外书’的题署”,其实该书正文二十卷,每卷第一页均有“圣叹外书”字样,加上扉页、目录页上所题,起码有二十二次。

由于吴先生没有披露蔡序全文,故抄录如下:

①见吴圣昔《〈西游证道书〉杂考两题》,《文教资料》1995年第2期;又见《〈西游记〉佚本知多少》,《古典文学知识》2003年第2期。

②2007年,曹炳建先生发给我吴圣昔先生论述《西游证道大奇书》的文字,并说:“朱一玄的《西游记资料汇编》和刘荫柏的《西游记研究资料》均未收录此《序》和《读法》。你能否到浙图,找到此书,最好能将此书有关《序》和《读法》复印或拍照下来;如果不能,可否抄写下来?”也特别感谢曹先生的无私指点。

古人往矣，古人不可见，而可见古人之心者，唯在于书。顾操觚染翰之家，何时何地，蔑有其书，皆烟飞烬灭，湮没而不传者，必其不足以传者也。其能传者，皆古人之精神光焰，自足以呵护而不朽。或有微言奥义，隐而弗彰，则又赖后有解人，为之阐发而扬摧之。其有言虽奥蹟，解甚其少，而亦卒不泯灭者，则漆园、御寇之类是也。若夫稗官野乘，不过寄嘻笑怒骂于世俗之中，非有微言奥义，足以不朽，则不过如山鼓一鸣，荧光一耀而已。其旋归于烟飞烬灭者，固其常事。乃有以《齐谐》野乘之书，传之奕祀数百年之久，而竟不至烟烬者，则可知其精神光焰，自有不可泯灭者在，如《西游记》是已。余方稚齿时，得读《西游》，见其谈诡谲怪，初亦诧为荒唐。然又疑天壤之大，或真有如是之奇人奇事，而吾之闻见局隘，未之或知也。及夷考史策，则影响茫然。询之长老，金曰：此游戏耳，孺子不足深究也。然余见其书，洋洋洒洒，数十万言，果无其事，则是人者，累笔费墨，祸枣灾梨，亦颇费经营构撰，而成此巨帙，将安用之？又其中之回目、提纲及诗歌、论赞中，多称心猿意马、金公木母等名，似非无谓而漫云者。既无可与语，唯有中心藏之而已。又数年，既弃制举业，益泛览群籍，见有《黄庭》、《二景》、《混元》、《鸿烈》、《抱朴》、《鹖冠》、《悟真》、《参同》诸书，稍加寻绎，虽未测其高深，而天机有勃勃之意。其所论五行微妙，往往托之神灵男女之间。因忆《西游》之书，得毋与此相关会耶？取而覆读之，则见其每有针芥之合。余既不娴修炼，访之道流，又无解者，亦未敢遽信以为必尔也。忽得西陵汪澹漪子评本，题之曰《证道奇书》，多列《参同》、《悟真》等书，以为之证，及叹古人亦有先得我心者，第其评语，与余意亦未尽合，因重梓乃为增“读法”数十则而序之。呜乎！修丹证道而成神仙，自广成、赤精、黄老以降，载在典籍，非尽诬诞，特仙骨难逢，俗情易溺，诚心求道之人不少概见，而嬴政、汉武、文成、武利之属，上下俱非其人，遂使后人得为口实耳。洪崖先生曰：“子不夜行，安知道上有夜行人？”则神仙种子，终亦不绝于世，而火尽薪传，欲求斯道者，仍不能外于笔墨矣。但伯阳、庄、列之书，虽言道妙而无其阶梯，《参同》、《悟真》之类，虽有阶梯而语多微奥。全真、云水之辈，且不能识其端倪，况大众乎！今长春子独以修真之秘，衍为《齐谐》稗乘之文，俾黄童白叟，皆可求讨其度人度世之心，直与乾坤同其不朽，则自元迄明，数百祀中，虽识者未之前闻，而竟亦不至烟烬而泯灭者，岂非其精神光焰，自足以呵护之耶？今既得澹漪子之阐扬，后或更有进而悉其蕴者，则长春子之心，大暴于世，而修丹证道者日益多，则谓此本《西游记》之功，真在五千、七笈、漆园、御寇之上也。乾隆十五年岁次庚午春二月金陵野云主人题于支瞬居中。

蔡元放此序作于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，大致表达了以下意思：《西游记》之所以流传数百年而不湮没，是因为有古人之精神光焰在，而所谓的精神光焰就是指《西游记》含有修真之秘，是一部修丹证道之书。作者认为，书中的这种修真之

秘是需要后人阐发的。而在此之前,汪淇已做了不少工作,但“与余意亦未尽合”,因此增添《读法》数十则而重新刊刻之。另外,从序中“询之长老,金曰:此游戏耳,孺子不足深究也”数句可看出,尽管之前汪淇等人已主张《西游记》有微言大义,是一部证道之书,但在蔡元放时代,人们基本上还是把它当做一部游戏之作。这样蔡元放强调证道而重梓该书,才有了卖点。

序后的长篇《读法》,共五十六条,六十二叶。每半叶九行,行十八字,共计两万字左右。蔡元放这两万字的长文就是用来阐明《西游记》是一部证道之书。如第一条云:

大凡看一部书,必要知道作书的人是何意思。如《西游记》一书,全是讲仙佛同源、金丹大道。其中以攒簇五行作骨,兼论心猿意马收放之利害。其中许多魔怪都是丹道中之磨折变幻,看去虽是奇奇怪怪,其实皆是五行中应有之邪。炼丹之法,处处都要炼到,丝毫走作不得,丝毫缺少不得,丝毫躐等不得。假如少了一宗魔,便见金丹中差了一层修炼的火候。火候丝毫不到,丹亦必不能成,故九十九回中诗云:“古来妙合参同契,毫发差殊不结丹。”作书人借西方诸怪,一宗宗提掇出来,指与修道之人看个榜样,真是一片婆心。

作者在阐发证道观点时,有时也涉及历代读者对《西游记》的理解,如第三条曰:

《西游记》乃修丹证道,通天彻地,一部至大学问之书。无奈数百年来读者,只看做玩耍游戏笔墨。或又谓之佛家小说,至等之于《封神》、《水浒传》等书,以为长夏祛睡魔之物,其中事迹都做戏场上之鬼脸锣鼓,说书场上之热闹楔子看过。

在第四条中,作者还对《封神榜》、《西洋记》、《平妖传》、《西游记》等神魔小说进行了比较和评价:

曾闻人言,《西游记》与《封神榜》、《西洋记》、《平妖传》等书一例。余不禁哑然失笑。聱聱相语,盖若是乎!且勿论《西游》,且如前三书,亦各有不同。《平妖传》与《西洋记》,皆实有其人与其事,特作书者加以增润绚饰。就中《平妖传》之文字为略高,《西洋记》则为不及。然《西洋记》中所载西土各国之风俗、人物、土产等项,多有与《职方考》及《四夷志》相符者,则又为近实,而且可以增益识见者也。惟《封神榜》,事既全虚,作书之人,又并不知文字为何物,东扯西拽,胡诌乱道,令人欲呕。至于《西游记》,则长春真人度世之书,其中所载诸事,虽则皆出撰造,离奇谲怪,似属不经,而其实暗藏道妙,隐示金丹,并无一事一言是无因泛设。故其荒唐怪诞,虽若相同,而其中之所以然,却有天渊之隔。

尽管作者的目的是为了突出《西游记》是一部炼丹修道之书,但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已经有人把《西游记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西洋记》、《平妖传》等归为同类之书,指出了它们皆荒唐怪诞这一共同特征,只是没有提出神魔小说的概念而

已。《平妖传》与《西洋记》为历史故事幻想化的神魔小说，而《封神榜》以幻想之奇特出名，更多魔幻神话故事，它们在贴近历史的程度上是有所区别的。尽管作者不能恰切评价《封神演义》，但似乎看到了它与另外两部小说在这方面的差异。特别是对《西洋记》“近实”的论述，较切合实际。在第五条中，作者认为判定一部小说的优劣，“须看其通身之结构，中间之穿插、脉络，前后之起结、照应，文字之起伏、顿跌、开合”。这无疑也是有道理的，可惜作者最后的结论是：这些对《西游记》全用不着，因为它是一部证道之书，而非一般的稗官小说。

关于该书的评语，据笔者核对前三回和最后四回，其中夹批与康熙本《西游证道书》完全相同，回评除了《西游证道书》的全部回评外，还掺杂有增删过的李评本评语，这一点吴先生丝毫没有发现。如第一回的回评，在《西游证道书》评语后，增加一段云：

看(读)《西游记》【者】，不知作者宗旨，定作戏论。余为一一拈出，庶【几】不埋没【了】作者之意。即如第一回，有无限妙处。若得其意，胜【如罄】翻【，】一大藏【了也】。篇中云：“《释厄传》。”【见此书读之，可释厄也。若读了《西游》，厄仍不释，却不辜负了《西游记》么？】何以言释厄？只是能解脱便是。又曰：“高登王位，将‘石’字儿隐了。”盖猴言心之动也，石言心之刚也。心不刚，斩世缘不断，不可以入道【。入道之初，用得刚字着】，故显个“石”字。心终刚，入道味不深，不可以得道【。得道之后，用“刚”字不着】，故隐了“石”字。大有微意【，何可埋没】。又【曰】：“不入飞鸟之丛，不从走兽之类。”见得人不为圣贤，即为禽兽。今既登王入圣，便不为禽兽【了，所以不入飞鸟之丛，不从走兽之类也。人何可不为圣贤，而甘为禽兽乎？又曰：“子者，儿男也；系者，婴细也。”正合婴儿之本论。即是《庄子》“为婴儿”，《孟子》“不失赤子之心”之意。若如“佛与仙与神圣三者，躲过轮回。”】又曰：“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，更无一个为身命者【已】。”【已】是明白说了【也】，【余不必多为注脚，】读者【须自】知否（之）。

以上【】中文字为李评本有而《大奇书》无，{}中文字为《大奇书》有而李评本无，（）前一字为《大奇书》有，（）中一字为李评本有，两者相异。就第一回来看，是把李评本的340字删成了194字。而第二、第三回中，李评本的评语分别是265字、166字，而《大奇书》把它们分别删成了212字、76字。但也并不是每回都有李评本评语，就核查的这七回来看，其中第97回、第99回、第100回，就没有李评本评语。

吴先生说，该书是翻刻《西游证道书》，包括笑苍子跋，“全部重刻，并无增删”。但据笔者核对，该书之跋对《西游证道书跋》却是有增删的。《西游证道书跋》曰：

笑苍子与慵漪子订交有年，未尝共事笔墨也。单阏维夏，始邀过蜗寄，

出大略堂《西游》古本，属其评正。笑苍子于是书，固童而习之者，因受读而叹曰：“古本之较俗本有三善焉。俗本遗却唐僧出世四难，一也；有意续兔就鹤，半用俚词填凑，二也；篇中多金陵方言，三也。而古本应有者有，应无者无，令人一览了然，岂非文坛快事乎？”

《大奇书跋》删去了开头数句，一开始就说：“是书乃苍子童而习之者。憺漪子读而叹曰：‘有三善焉（后面文字与《西游证道书跋》同）。’”这种增删有助于我们理解原跋之意。原跋开头数句，让人云里雾里。蛸寄是汪淇的斋名，被邀过蛸寄当是黄周星。但出大略堂古本的是谁，不明确。如果是黄周星，那么“其”，也就是评正者，就是汪淇；相应地，后面“受读而叹曰”的人，当然也是汪淇了。但如果出大略堂古本的是汪淇，那么评正者、受读而叹者就是黄周星，而“笑苍子于是书”之“书”就只能是泛指《西游记》了，而非前面所谓的大略堂古本。显然，前一种理解较妥当，而《大奇书跋》正是这种观点。在《大奇书》的编辑刊刻者眼里，出大略堂古本的是黄周星，读而叹者是汪淇。综上所述，就两跋的字面意思来看，《西游证道书》的底本是来自黄周星，最后由书商汪淇评正刊刻出来。而既然此书是黄周星“童而习之者”，那么此前黄周星对此书有过评点，也是情理之中。因此，关于《西游证道书》笺评者之争，我主张黄周星和汪淇合作完成之说，认为《西游证道书》目录页所题“黄太鸿笑苍子、汪象旭憺漪子同笺评”较符合事实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该书正文开头也与《西游证道书》不一样。《西游证道书》是第一回回目、回前评、回前诗、正文，而《大奇书》是先把回前诗拎出，然后才是第一回回目、回前评、正文，而且诗尾的双行夹批亦是据李评本“‘释厄’二字，着眼。不能释厄，不如不读《西游记》”，而不是据《西游证道书》本“要释厄，必须成仙成佛；要成仙成佛，必须看西游。可谓妙言不烦”，参见图四。

由上可知，吴先生没有关注到《大奇书》回前评中还有经过增删的李评本评语，其正文开头、结尾跋语也与《西游证道书》不一样。另外，吴先生关注到此书扉页题“文盛堂藏板”，而《读法》页中缝下却题“九如堂”，因此他得出了“该书为《西游证道书》的翻刻本，由文盛堂藏板翻刻，九如堂梓行”的结论。这个结论十分含糊。笔者注意到该书正文版心下方亦题“九如堂”，因此应该是九如堂首先梓行了该书，而后板片又流到了文盛堂，文盛堂仅补加了自己的堂号再出售^①。至于九如堂刻的《大奇书》，则是翻刻《西游证道书》。因此，吴先生的结论应该明确表述为：“该书为《西游证道书》的翻刻本，由九如堂率先翻刻，后文盛堂据九如堂雕版再度刷印。”也就是说，该书是文盛堂据九如堂翻刻的《西游证道书》原板的重印本。

吴先生考定该《大奇书》就是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卷五《灵怪第

^①两家书铺均在金陵。九如堂在明天启间就刻了《新镌批评出相韩湘子》三十回，而目前所见到的文盛堂刻书多为清中后期。

二》中著录的“蔡金注西游记”，其中“蔡”是指“蔡元放”，“金”是指“金圣叹”。笔者认同这一结论，但有些情况还是需要说明。孙楷第本人未见“蔡金注《西游记》”，他是从刘一明《西游原旨序》“其后蔡金辈亦遵其说（指汪淇证道说，笔者注）而附和解注之”一语中间接获知。在这里，刘一明确认定“蔡金辈”是证道说的持有者。在《大奇书》中，蔡元放的《序》、《读法》以及他所辑录的李评本中有关证道的评语，确实可证明他是证道说的持有者。按理，无论金圣叹是否假托，亦应有相关认可证道说的言论，至少不能以不懂证道说的人物身份出现。然而据笔者考察，该书虽然前后出现了22次“圣叹外书”字样，但并没有任何托名金圣叹的评注文字。而且在蔡元放《读法》第五条中，还有这样几句话：

盖《西游记》是特为炼丹证道而设，其中虽有许多事故，都是旁引曲喻，隐伏丹道中之功夫，火候内之筑基，炼己外之驱除保护。一节是一节之曲折，一层是一层之变换，所谓一行一步一花新也。金圣叹谓如大年夜放烟火，一阵一阵过，而讥之曰太无脚地，是不知其所以然而强作解事者。

事实上，金圣叹不喜欢《西游记》，曾曰：“《西游》又太无脚地了，只是逐段捏捏撮撮，譬如大年夜放烟火，一阵一阵过，中间全没贯串，便使人读之，处处可住。”^①金圣叹说《西游记》叙事不够严密，缺少《水浒传》情节结构上的关联、穿插、照应，上述蔡元放的批评就是针对金圣叹的这番话而来。蔡元放说金圣叹“不知其所以然而强作解事”，根据上下文，就是批判他不知道《西游记》是一部证道之书。而如果刘一明读过《大奇书》中蔡元放《读法》，就不太可能据此书得出“其后蔡金辈亦遵其说而附和解注之”的结论。对此，笔者的解释是书商行为。出版商只考虑到借金圣叹的名头来吸引读者，根本没有考虑到蔡元放《读法》中有批判金圣叹不懂《西游记》之语。而此后的刘一明没有细读《读法》，仅根据该书主证道说，又有“金陵野云主人蔡宙憨评”及“圣叹外书”等字样，就认定它是蔡、金辈用证道说解注《西游记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浙江外国语学院人文学院

^①金圣叹：《读第五才子书法》，见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》卷三，中华书局1975年缩印贯华堂本。